

# 烏來環鄉探勘計畫

東吳大學登山社行程記錄

活動名稱：模故山

活動日期：83/1/1-1/3

參加人員：

領隊：廖正興

隊員：余昭憲、鄭玉枝

行程記錄：余昭憲、王益禎

憑身分證辦理入山證而進入福山。孝義、桶後亦然。

山徑，沿此山徑南行，轉東下溪谷，坡度由緩漸陡。

想：那些動物都到哪裡去了呢？

08:30

下車後東行，沿石階路下行抵吊橋(380M)。過吊橋後接巴福越嶺路，跡寬大、易行。大致沿等高線緩緩上升。越嶺路路自吊橋開始，先往北行，續轉東，橫繞山腰，再轉南，沿扎孔溪左岸山腰行進。

10:55

下到扎孔溪底。於抵達前有一約三公尺垂直落差山壁，花了不少時間才通過。扎孔溪水流湍急，需小心選擇淺處涉水而過。於溪畔午餐。天氣陰霾，加上溪谷中水氣瀰漫，有種陰森森的感覺。

82/1/2

晴午後轉陰  
出發，仍然沿著稜線，往南南東方向上行。不久後(800M)出現山社路標，應為兩年前輝紅、偉國模故山——松蘿湖(未成)所結。於此發現明顯人跡，且是近日内所留。難道有人走在我們前面？

09:56

谷後，沿溪下行一小段後轉東南於鬆軟土坡上高繞離開溪谷，陡上約二十公尺後，進入緩稜，沿著寬稜而上。抵1080M鞍部。此一地形狹長而平緩，呈東北—西南走向，地面佈滿蕨類，宛若鋪上一層綠色地毯，於此休息二十分鐘，欣賞這上天的傑作。

09:27

過一小溪澗。抵一緩稜地形，路西邊有一大型工寮，設備齊全。(於1:3下山時，遇到許多測量工作人員於越嶺路附近工作，他們預備開闢一條新路(於巴福越嶺路下方)，以整治「山區內崩塌地」，為林務局所主管。)

12:26

上登途中遇困難地形，無功而返，退回溪底，沿溪右岸往下游繼續尋找可行處上登。終於找到一可行坡地，勉強上行，方向東南。

07:17

接上一橫向(南北向)山腰路，休息。山腰路路基有一至二公尺寬，沿著山腰往南、北方向延伸，路上無路標，路旁有營火餘燼，路面甚少雜草，顯示經常有人走動。

10:16

出發，仍沿著隱約路跡往東南方向上行。於上升至1250M左右，路跡沿著山腰往東南方向橫繞，我們覺得不妥，乃脫離路徑，仍舊沿寬稜上升。升至一平緩地後，出現許多地圖上未顯現的地形。假山頭、山坳無數，很難判斷到底是地圖上的哪個地方，幸好天氣晴朗，可以從樹縫中望見遠方山頭、稜線，能夠掌握大致方向。就在這上下下、猜猜想想的過程中，抓住東南方向，慢慢靠近模故山。

82/1/1 陰偶晴

06:30 於台北青島東路與中山南路交叉口立法院站，搭乘新店客運往烏來最早班車。下一班車為二十分鐘後。原先以為為車次會因為元旦升旗典禮而耽誤，但等一會兒，車子便來了。

09:30

烏來車站，人跡杳然。下車後，領隊跟隨司機找到了小型貨車，由烏來行駛至福山收費四百元，與計程車相比，算是相當實惠、公道。(貨車車主：林先生，電話：02-661-6043;661-6123，往桶後：1400元/趟)

13:07

出發，沿山腰路往南行十公尺(於此發現台北縣山岳協會新路標)左轉，離開山腰路，沿東南方向上行。路跡明顯且砍痕新鮮，顯示他們近日內來過。循稜上升至900M後，路跡轉不明顯，但仍有路標。

07:34

越過1100M山峰，循路跡下降。下抵一乾溪谷，原先預計與此下重裝，輕裝前往模故山，但是因為地形狹窄，故決定回到剛剛經過的1100M平緩地。

12:07

抵模故前最低鞍(抵達此處之前，再次接上上路跡，仍有東吳與北縣山協路標)，過此處後，稜線由東南轉向西南。行不久，遇見北縣山協隊伍。於此深山遇見友隊，實在令人興奮。與他們大談兩天來的經過，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元旦早上八點過福山吊橋，只比我們快三十分

07:30

於路旁東側小岩石上有新設立的水源會控制點No.5。沿此東向延伸小支稜(瘦稜)似乎隱約有路，但下降二十公尺後出現斷稜，只好撤回。

09:42

又路。直(南)行往茶壑，右(西南)上行則接往巴陵。有木製路標，上寫「往福山2.0KM」，往縣界13.7KM」，文山林區管理處製。

14:33

抵一平緩稜(510M)，有一小營地，但未見人跡。休息，並補充行進糧。

08:45

出發，沿稜線方向(南南東)上行。林中有隱約路跡，行不久後發現舊刀痕。林相為雜木林，不密，行來尚稱順利。

08:50

林中空地，於此整裡出一片空地，紮營於此。晚上起了營火，四周一片寂靜，與一般中級山充滿各種聲音大不相同。大家都在猜

09:46

於路旁東側小岩石上有新設立的水源會控制點No.5。沿此東向延伸小支稜(瘦稜)似乎隱約有路，但下降二十公尺後出現斷稜，只好撤回。

14:55

出發，沿稜線方向(南南東)上行。林中有隱約路跡，行不久後發現舊刀痕。林相為雜木林，不密，行來尚稱順利。

08:45

越過1100M山峰，循路跡下降。下抵一乾溪谷，原先預計與此下重裝，輕裝前往模故山，但是因為地形狹窄，故決定回到剛剛經過的1100M平緩地。

12:07

抵模故前最低鞍(抵達此處之前，再次接上上路跡，仍有東吳與北縣山協路標)，過此處後，稜線由東南轉向西南。行不久，遇見北縣山協隊伍。於此深山遇見友隊，實在令人興奮。與他們大談兩天來的經過，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元旦早上八點過福山吊橋，只比我們快三十分

08:25

搭車抵福山。烏來鄉山區自八十二年十二月放寬管制，原先甲種山地管制區成為乙種管制區，而乙種管制區則成為非管制區。因而車子可行至信賢村，於當地

09:57

回到原路，重新沿著往茶壑山徑南行。抵一林中較平緩坡地，東向下切。接到一橫向(南北向)

16:15

林中稍緩地休息(730M)，於此整裡出一片空地，紮營於此。晚上起了營火，四周一片寂靜，與一般中級山充滿各種聲音大不相同。大家都在猜

09:07

回到平緩地，下重裝，休息。輕裝出發，仍沿著路跡下溪谷。路跡下抵乾溪

09:25

輕裝出發，仍沿著路跡下溪谷。路跡下抵乾溪

鐘，但是因為順利找到下溪的路（山社所走的路），並過溪，沿著東吳路標上登，第一天就到1100M處紮營了，今天輕裝攻頂，並預計登頂後，一路趕下山，並已聯絡車子在福山等候。大家暢談一番後，相互祝福對方順走，並且相約下午三點在850M「高速公路」碰面，一起回家。

12:53

模故山頂。歷盡千辛萬苦，總算登頂。山頂已經被整理出一片空地。抵模故前，尚須經過兩座小山頭。如果沒有先前友隊開路，我們將要花一番心血在尋找基點上。於此山頂展望南方，有許多多幾手一樣高的山頭延伸至天際，假如我們從南邊上來，不知要哭多少次，才會到達這兒。

13:18

原路返回。於1349峰後偏離原先上山的路徑，循北縣山協路跡前進，猜測其路徑應該較為明顯易行，怎知如意算盤打錯了，其路徑陡上陡下，應是抓住方向而開，不若我們選擇易辨認地形而行。北縣路徑但最後於1200M左右高度接回原先路徑。

15:47

回到置重裝處，稍事休息後，整裝下山。

16:00

出發。

16:37

回到越嶺路。時間早已超過下午三點，北縣山

協已經沿著越嶺路回家了。於此越嶺路上南行約百步找到一平坦地，就此紮營，休息，享受營火之夜。

82/1/3 晴

08:05

出發，循原路下山，但行不久後，於高度約800—750M左右偏離原先我們上山的路，沿著支稜往西北而下，大部分時間沿著稜線而行。此段路徑為上次偉國與煒紅所行，較為平緩。

09:02

經過一簡單之雨布獵寮，高度約540M。

09:28

扎孔溪底。溪水清澈，水流湍急但不深。於此花了一番時間尋找隔岸的下溪點。終於在對岸（方位角：286度）小山澗上發現路標。

11:02

全體隊員過溪後出發。循山澗旁陡峭小徑上攀，之後成為之字形上坡。

11:29

回到往茶壠山腰路。由此到1/1下切點行七分

11:36

鐘。

11:50

回到1/1下切點。

11:53

回到往福山、巴陵分叉口，有水源會控制點

12:00

No.4。

12:02

工寮。

12:20

小水源。

12:25

水源會控制點No.3。

12:28

水源會控制點No.1。

12:30

吊橋。

福山。

## 異象

白癡

今年元月二十九日北大武

之行。當天，一隊人馬——只有八人，從登山口出發到達檜谷山莊，花了兩個多小時，中午十二點到達。進入山屋，趕緊用睡墊鋪佔一塊床位，待大夥一一拖著倦容到達山莊，心裡湧出一股成就感，感謝自己的雙腳，感謝自己的雙肩，更感動於自己的毅力。

一行人磨磨蹭蹭、吃吃喝喝鬧鬧，到了四點便煮起了晚餐。為了要趕上次的早起攻峰賞旭日，及早吃過小弟親自掌廚的「梅花餐」後，便擠進睡袋裏與外界的寒冷空氣隔絕。頭上戴著毛線帽，把睡袋口拉到鼻子，只露出兩隻眼睛，活像具死屍。山屋內的人聲吵雜，在朦朧的睡意裏，不知道了何時，耳邊的嗡嗡聲已全然平靜下來，屋內只留一盞暗黃的營燈，整屋子只聽得到打呼聲及挪動身子時的睡袋摩擦聲。

不知是睡到了幾點，怎樣也無法使自己再進入夢鄉。坐起身子，小心地爬出睡袋，深怕吵醒了其他人。下了木床，穿上拖鞋，緩緩地打開山屋的鐵皮門走到屋外，嘴巴呼著白氣，雙手懷抱著，直打哆嗦。抬頭望著天空，透過巨木參天的樹葉縫隙裏，看到了滿天的星星和直灑落地的月光，黑夜像是要把人吞食了一樣，包圍著我；樹林裏，沙沙的聲音，

平添了幾許寒意。

正當我在寂靜的山屋外欣賞夜景之際，眼睛被一片白光刺得睜不開。怎麼會這樣，心裏想著！白茫茫的一片，那時，慌亂了神智，在弄不清楚狀況下，更不知要大叫或是靜觀。眼睛瞪得如牛眼一般大，看著那白光漸漸靠近山屋，無聲無息，我真的是被嚇呆了！

突然間，確發現自己凌空浮起，全身僵硬，毫無抗拒力量，身體直飄向上，向那白光飄去。那時，我心裡明白——我碰上怪事了。身體像氣球一樣，不停地上浮，我看到了樹梢、遠處的山頭及頭頂處的一束白光。我飄進了一間空房裏，站穩了腳，身體卻又靈活了起來。環顧四周，是一面金屬牆。驚慌起來，又是踴躍又是喊叫，但是，得不到任何反應，只有我金屬碰撞般的回聲，我無助且疲憊地坐在牆角下。我知道這不是夢，我真的被不明物體俘虜了。

過了許久，房內的門開了，又是一道白光，但這次卻映著兩團黑影。應該說是兩個人，他們向我走來，等到他們走到我跟前，猛然一瞧，多麼嚇人的臉孔！我嚇得張大了嘴，卻說不出半個字。如橄欖一般大的眼睛，看不大見的鼻子和嘴巴，尖尖的下巴，大大的頭頂沒半根頭髮，瘦小的軀體穿著銀灰色的衣服，他們不是地球人。我腦子裏閃過各種所聽過、看過別人所述的外星人長相，比對之下，心裡頭更加篤定他們是外來的「人類」，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他

們的交通工具——幽浮。

正當我心慌意亂之際，腦子裏有了一項訊息，我知道他們要帶我去參觀這艘「飛船」。奇怪的是，他們並沒開口，而我卻可以了解；不是言語上的了解，而是感覺上的了解。我跟著他們走出了房間，看到了許多奇奇怪怪的機器，發出各種不同的燈光，有白的、藍的、綠的、紅的，光線異常的柔和。我聽不到半點聲響，只有腳步聲。我們來到了一個「立體螢幕」前，這是他們「告訴」我的。我坐在像是沙發的椅子上，非常柔軟、舒服，這時，腦海中突然來了許多訊息——他們要看些東西，並且知道些東西。我答應了，我沒有開口，但我卻知道，他們「聽到」了。太神奇了，是心電感應，我們不用開口，卻可以傳達訊息，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溝通的。我從未發現自己也有這種能力，難道這是人類將「它」遺忘了嗎？

螢幕裏出現了一幕爆炸開的場面，他們「說」這是宇宙的開始，宇宙是從「無」到「有」。頓時，我想起了「大霹靂說」，從他們「口」中應驗了這種說法。之後，星球逐漸形成，各種生命體出現。螢幕中的生物我全然沒看過，奇形怪狀。我想，那些可能是他們星球的生物。或許是他們感受到我的想法，螢幕中突然出現了草原上奔跑的斑馬、田裏工作的農人。我驚訝地對他們大吼，怎麼會有這些畫面呢？他們告訴我，他們已經來過地球無數次了，洞悉人類的習

性，並觀察人類的行為。瞬間，一大堆前所未聞的訊息全進到腦裏，沒錯，是一瞬間。很雜亂的大量訊息，但似乎亂中有序，我能瞭解，全部的瞭解，是感應力造成的，就好像是在一秒鐘內同時看完十部電影的感覺，突然充實了起來。

他們告訴我，我們肉體內，於腦下垂體裏住著靈魂，控制著肉體，而這靈魂卻也是開創宇宙的那股能量。靈魂是一股高頻率震動的「光」，就因為頻率太高，所以我們看不見，它更是一個「有意識」的精神體，是一道「自由意識」。它充滿了愛，是一種最純潔的愛；而「愛」卻也是推進精神體進化的動力。它是最高的智慧，是部大容量的記憶庫；它記錄下了宇宙形成至今的一切過程，只因為這精神體需要進化，所以它創造了「人類」，也就是生命體——是各星球上的「人」。精神體所存在的空間，是存在於高頻率震動的光之中，那裏沒有時間，沒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它沒有苦痛，是個充滿愛的空間。它們利用「人」的肉體來練習經驗，來學習，來提升精神體的層次。就因為「人」有苦痛、情感，才得以以學習，才得以在每一世中學到不同經驗。

在他們的星球上也有「神」的信仰，但和地球上宗教信仰上的「神」卻有不同。它們說，神是創造宇宙的那股能量——那股有意識的全靈魂、全思想，而那能量就是我們自己，我們自己就是那股創造宇宙、創造生命的能量，我們就

是神，神在每個人的身上，是一種存在體。肉體是存在體寄託的「工具」，而「性」只是繁衍這工具的方法。

他們的「言論」不禁讓我想到，難道這精神體不滅嗎？突然又是一道訊息進到我腦中，他們回答我：「是的」？太詭異了！太荒謬了！原來在我們這全新的軀殼裡，住著一個古老的靈魂，而它卻清晰的記錄「我們」的過去，太神妙了！想到此，真想「翻閱」自己靈魂記憶中的歷史資料，看看前世的我是甚麼角色，是男人？是女人？外星人？難道眼前這兩位外星訪客和我一樣，是受相同性質的精神體所控制？

他們回答我，是相同性質沒錯，但「層次」卻不同！地球人體中的自由意識絕大部分是低層次的零體，只有絕少數的人體悟到了生命的真相，跳脫開了一切，他們已經「看到」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甚至能夠穿越低頻率世界和高頻率世界。他們的體悟是他們自己的體悟，但他們卻教導其他人去體悟生命的真相，但是倒頭來認知者還是少之又少，他們真的很偉大。這兩位E.T.說的是耶穌、佛陀這些悟道的聖哲嗎？可能是吧！

生命之中的「對」與「錯」是人類自己界定的，不會因為這犯了大錯，來世就成豬狗，行了大善，來世就成貴族；我們是生命的主人不是生命的奴隸，不論「對」或「錯」，在生命中都是神聖的、嚴肅的。沒有人是錯的，是有罪的，我們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。

我沈思一會兒，思考著這段似是而非、似懂非懂的訊息。那兩位E.T.瞧出了我的迷惑，其中一位指向窗外（看起來像是窗子），我看到了很多星球，一驚！天啊！我不在地球上！他「說」，很多星球上住著不同的生命體，牠們的靈魂也和我們一樣，存在這「輪迴」裡，而輪迴是一件單純的事件，在肉體死亡後，由於精神體的需要而進入另一個嶄新的肉體，如此而已，別無其他。

我又陷入沈思，低著頭，看著光亮無比的金屬地板。「啊！」我驚叫起來，那兩位E.T.被我這道強烈的訊號嚇倒在地，整艘幽浮也搖晃起來！一股責備的訊號告訴我，這艘飛行物也是靠意志力電波操控的，他們倆被我這麼一嚇，意志力被搞亂，船身隨即失控！我連連向他們道歉，並表示，非得立刻回到地球上不可，我的夥伴們一定在四處找我！

是透筋骨的舒暢，如獲新生般的安詳、喜悅。

沒一會的功夫，白光消失，四下盡是漆黑，聽到風吹樹葉的沙沙聲，我又回到地球上，回到了山屋外原來的佇立點。我仰頭看著天空，明月依舊是那個位置，時間絲毫沒有前進似的！在滿天星空下，我默默地向外來訪客道別，隱約中卻好像也得到了他們的回應，又是一驚！

回想那一連串的訊息，不由得感嘆地球人的可悲。在這彩色的星球下，自然被破壞無遺，雨林、臭氧層、溫室效應……要是地球被這群無知、自以為超人一等的人類毀滅之後，我們的靈魂又少掉了一個選擇空間，飄盪到宇宙不知哪個角落去。物質的文明使我們的肉身沉淪在這「社會意識」裡，很難跳脫開來，卻也無能跳脫開來，不斷地在殘害自己、折磨自己，縱使有輪迴，只不過是再次回來繼續那一段未了的破壞。

生、死的喜、悲，不過是人類對生命的無知而有的情緒反應。生，從無到有；死，從有到無，如此循環，「生」既然是喜，「死」又何足以悲呢？應悲死者之事蹟遺業無法續成，喜其習成來世重才對呀！

樂了起來，闔上了眼，想像明天日出的美，景將帶著這股神秘感觀看雲海那一端的火紅「星球」。

\*\*\*\*\*

有一次，莊子的妻子剛死不久，惠施前來吊唁，進門卻看莊子坐在地面上敲著碗快樂地唱歌。惠子說：「你老婆和你相處那麼久，又替你生了個兒子，你不悲傷不打，緊卻還高興地唱歌。」莊子回答：「才不是這樣。她剛死的時候，我裡能無動於衷？但仔細一想，她本來是無聲無形，無蹤無影，突然有弓這個形，這個肉體，又有弓生命，現在她又死，這不正春夏秋冬四季的替換，隨時在變化嗎？她也許正在一間巨室裡睡得正甜呢！我卻放聲大哭，想一想自己這付模樣，不是很可笑嗎？所以就不哭了！」

編輯室



愈來愈長而且愈來愈有水。意思就是本編看不懂！尤其是白痴這個人，令我頭痛。希望大家以後多寫些粗俗的文章。這是本人為大傢服務的最後一期，但希望並非是最後一期！

PS. 連豆花的漫畫都很難懂！

## 知性之旅

萍萍

四月一日——愚人節？！

清晨，打起精神為棲蘭之行打糧食打包之後開始後悔自己的難婆——什麼傳統市場由我負責，這下可好了，怎麼扛出去坐車？為了不落妹妹的話柄，硬著頭皮背起大背包，手裡拎著四大包，「走吧！反正只有一小段路」——心裡想著；怎知這一小段已讓我汗如雨下、氣喘如牛，加上路人不時投來訝異的眼光，真恨不得自己鑽進大背包裡！

\* \* \*

「萍萍，要不要幫忙？」

「謝啦！反正已經到社辦了！」

「妳的樣子好像躲警察的流動攤販耶！」

「謝謝你喔！@#\* &amp;……」其實真的蠻像的！

\* \* \*

「學姐，我可能不去！」

「什麼？今天是愚人節，妳在跟我開玩笑嗎？」

「真益大沒告訴妳嗎？我有點發燒！所以……。」

「雅芳，不會吧？妳花伍佰元跟我們開個玩笑，太貴了吧！」

「心情頓時又落到谷底：糟了，這次又只有我一個女孩子！」

「當晚，四個人帶著一群人的祝福和登頂罐、水果，浩浩蕩地出發了。之前有太多不祥的徵兆，註定我們轉運的命運——」

「在社辦喝掉宗益送的椰子；車上吃掉世芳送的香瓜；媽媽說：『危險的地方不能去，沒事早點回家！』；留守說：『反正他們明天就回來了！』」

果真，在林道口就被截了下來，原因是：沒有入山證。警察老兄不肯通融，一時心裡甚是不平，一不小心說溜了嘴，連累了另一支已進入林道的隊。（在此，要表達我最深切的歉意！）

「天啊！果然被留守說中。」

「心裡嘀咕著景仁何時變成鐵口直斷。」

「領隊，怎麼辦？回台北？」

「文章一臉正經地和真益大商討對策。此時，警察老兄已騎著車去追人了！」

「先下到棲蘭，避開XX山社再說吧！」

「真益大無奈地說。」

「幸運的我們得兩位貴人相助，願載我們到棲蘭；於是在聽到摩托車由遠而近的聲音後，我們匆匆擠上了計程車，避開了與另一支隊伍相遇的尷尬場面，卻也讓宗剛由明池一路吐到棲蘭。三叉路口下了車，心亦是站在三叉路口的！陽光亮得讓人睜不開眼，許是近午了吧！」

「背這麼多東西回台北，心有不甘！」

「我是真的不甘心。」

「沒地圖又沒入山證，進不了中級山！」

「從松蘿湖進去？」

「太操了！反對！」

「只能上高山了！嘉明湖？」

「嘉明湖，好耶！反正都是湖！」

「行程定了，心情整然開朗，忘了方才在派出所的一臉憤慨！蘭陽溪畔，為此行的最後留張狼狽的紀念吧！」

才說定，車亦趕至，莫非上天早已安排如！？」

上了車，真益大不改以往睡姿，張大了嘴隨著車行的顛簸，搖晃著他沉沉的腦袋；奇怪的是宗剛竟也學得如此可愛的睡相，和文章倆看得發笑，決定為他們拍幾張寫真集，以留後世！」

車行至羅東，恰好正午，決定在中山公園解決民生問題。到了文明世界，豈可不入境隨俗——麥當勞的可樂喝得舒暢，滿足地吃著巧克力聖代；將我們的午餐分享給林中的松鼠，看著牠們亦吃得滿足，毫無畏懼地爬上爬下，麵包也愈丟愈多。飯飽之後，討論如何安排行程才能避開大拜拜，宗剛卻執意要回台北；最後仍拗不過我們三大老的拖拉哄騙，繼續四人行吧！免得我們三個背包的重量又得增加。」

出發囉！今晚的目的地是台東。可是，羅東車站怎麼走？決定派出我們的超級大帥哥文章去問路（路上不見帥哥，我這個美女派不上用場）。帥哥出馬，答案果然與眾不同，真是說者用心，聽者迷糊；結論是：有點遠又不會太遠！進了紅瓦的羅東車站，想起景仁曾在此睡了一夜，終於可想像當時的窘境：偌大的車站，人來人往，長椅上裹了個黑黑的東東，然後路人不時投來異樣的眼光，景仁則在睡袋中悶了一夜，不敢露臉！好了，該討論嚴肅的正題：怎麼坐車最省錢——用時間換取金錢，坐多久都沒關係！四個荷包加起來只夠坐到台東，往後便無著落！咱們總務是無產階級；三大老的三張卡，卻有兩張無用武之地，唉！只因遍尋不到郵局。好吧！只剩一張了，誰叫自己不聽話：叫妳什麼證件都別帶，卻偏偏帶了張提款卡，註定要花錢！荷包滿的了，時間尚早，去採購高山上的必要用品——防曬油，春天要買防曬油可真是難啊！不過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還是讓我們找著了！」

返鄉的人潮真是嚇人，拖了十幾節車箱，還是擠到了門口；四人跑至最後一節，卻只能站在月台上乾瞪眼：怎麼上去？鈴聲作響，硬是擠了進去，四個人終於分散三個車箱！奮力地和文章擠到最後，甫站定，冷氣車中亦是滿頭大汗。」

「你們剛從山上下來嗎？」一位美麗的小姐憐憫地問著。

「哦！不，我們正要上山！」我趕緊回答。

「可是你看起來像從山上下來的樣子！」她指著文章說，臉上苦笑著不知如何作答，心裡想著：也對，我們剛從山上被趕下來。一路上和兩位小姐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，看著車窗外的海浪拍打，思緒已飄到兩年前風雨交集的嘉明湖……。」

花蓮換了普通車，繼續我們的火車知性之旅。最後一節車箱中只有我們四個人另加一名旅客，火車緩緩地駛著，穿過一個個又長又黑的山洞，由天光走到了天暗；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或坐或臥或臥；睡到睡不著了，每停一站，就下車瀏覽美麗的小站，看著站長如何和來車交換信物——鐵圈，真是好身手。黑色的花東縱谷和海岸山脈加上筆直的鐵軌，寧靜的夜像要吞噬四顆微弱的心，而天空竟飄起了小雨……。

鹿野、池上、關山、馬蘭……：每一個小站都有著令人心動的名字，很想流淚，二年沒上山，這份熟悉依舊；雖然人兒不同、時間不對，心情有異，

山啊！我還是來了！

\* \* \*

「哇！這麼大的車站怎麼睡？沒有隱密的地方。」我抱怨著。

「睡海邊吧！」真益大建議。

「怎麼走啊？」這是個大問題。

「@#\*&amp;……：基本上是往東方，指北針拿出來！」真益大已無對策。幾經波折後……

「睡袋好了，還可以洗個澡，好好睡一覺！」領隊兄終於投降了。

「領隊英明，終於可以不用鑽台東的蚊子囉！」心願終於得償。住進了「統一大飯店」，為了不浪費昂貴的住宿費，大伙都不願太早就寢，八